

踏入社会后，他也会在空余时间去酒吧驻唱。

2015年，在看过一个已经成为街头艺人的高中同学表演之后，孙君韡觉得这种演出形式十分有趣，“也想体验一下，就去考了证”。

“街头观众那种掌声和别处的不一样。天幕之下，这些观众真的把你当成那几分钟里的全部，你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孙君韡说，街头唱歌的快乐是在酒吧驻唱给不了的。在酒吧演出，台下的观众大部分情况一边喝酒谈事，一边心不在焉地鼓掌。很多时候，他都像完成任务一样唱完二三十首歌，然后结钱走人。但在街头，他仿佛成了街头的焦点。

但别看孙君韡经验丰富，回忆起第一次上街演出，他坦言，还是有一些紧张，尤其是摆钱箱时有些拉不下面子，“但真正唱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喜欢把音乐分享给更多人的那种感觉”。

从一开始的寥寥几人，到最巅峰时一两百人驻足，孙君韡都经历过。他自己也从闷头唱歌，慢慢地开始和观众有些互动，“作为歌手当然是希望获得一种被认同感。街上驻足停留的人越多，就越能体现你的价值，或者说明你的音乐更能打动人”。

套路化的歌曲固然更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但孙君韡还是更喜欢偏小众的音乐。所幸的是，在上海这么国际化的地方，无论是英文爵士、日语流行，还是法国香颂，都能遇到知音。

那是在2018年的秋天，孙君韡在吴江路演出，唱的是爵士歌曲《I Wish Your Love》。这时来了一个看气质就特别有钱的中年男子，“夫

妻俩遛了一条狗，在我面前足足停留了半个小时”。孙君韡便请他们点歌，也交流了起来，“果然他办慈善基金会，也搞高尔夫球赛，还开出版社。他说很喜欢我唱的那首《红梅花儿开》，说把他带回到以前的记忆中”。

后来孙君韡和他互加了微信，成了很好的朋友。两人经常交流对音乐的看法，“街头让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甚至是不同社会地位的朋友”。

同样是在那一年的冬天，有个女生在听完孙君韡唱了一首歌后，就往他的钱箱里丢了几百元钱。“我说你不用丢那么多钱，在这边听歌理性消费。”孙君韡善意提醒，并唱了她点的刘若英的《后来》，“就看到她一开始还站着听，后来就坐在地上开始抱头痛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是为情所困，也有可能是家里有什么变故”。但听完这首歌之后，这个女生告诉孙君韡，她觉得他的歌是能够治愈人的，她心情好多了。

“在街头，我就像一个能量的输出者，音乐真的可以抚慰心灵、净化灵魂；但同时，我又像是一个放电影的人，因为有时一句歌词或一个旋律出来，听的人脑海中会浮现的可能是某个对他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场景画面。”孙君韡说，这或许就是当街头艺人最大的成就感。

在上海的街头，除了偶遇形形色色的人，也是见证时代变迁的地

方。孙君韡清楚地记得，刚当上街头艺人那会儿，很多人都是打赏现金的。但后来，观众就会问你有没有收款二维码，“带现金出门的人越来越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想起来要准备一个二维码”。

在孙君韡看来，这座城市能够给普通人一个舞台，而且还是含金量很高的舞台，随心地表达自己，是应该倍加珍惜的一件事。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街头坚持到多久，“但起码能到五六十岁吧”。

街头是有温度的

几年来，持证街头艺人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商场、公园等区域可以供艺人们定时、定点演出。

但静安公园对街头艺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静安公园门口的演出，除非极端天气，从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不间断。除了这里人气很高之外，公园大门口的一块地砖上，嵌着一块铭牌，铭牌的中间是两位演奏者的形象，围绕着他们的是8颗星星。这8颗星星，代表了上海首批8位持证街头艺人。

58岁的易拉罐剪贴画艺人李雄刚就是八星中的一颗“星星”。他的街头艺人证上，编号是A006。

事实上，在街头艺人正式招考之前，李雄刚通过《新民晚报》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了解到上海有可能

在街头，我就像一个能量的输出者，音乐真的可以抚慰心灵、净化灵魂；但同时，我又像是一个放电影的人，因为有时一句歌词或一个旋律出来，听的人脑海中会浮现的可能是某个对他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场景画面。